



近是人煙遠是村

走著，走著，人煙漸漸被拋到了身後，天地頓然間濶了起來。

看！天際，是參差的山嶺，在四方圍合，大片大片的田野，自立足點，一直伸展到山腳下。正是春耕的時節，田裡四散著農夫、農婦，有的拉著耕牛犁田，有的忙著插秧，是那樣的專注，這一片在詩人眼中讚嘆不置的美景，他們却彷彿司空見慣，無動於衷。

遠方，烟樹朦朧處，點綴著三五錯落的人家，竹籬茅舍，簡單純樸，聚落成一座座小小村落，那麼安詳，而與世無爭，就像它們沉默躬耕的主人一樣。

一彎流水，蜿蜿蜒蜒成為這一片田野的命脈。溪邊，幾棵桃花，正迎風笑語，為充滿欣欣生機的綠色大地，點染出幾許嫵媚與旖旎，這豈不就是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了？如果，沒有異族的侵陵，如果，沒有人世的紛擾，如果，天地間，永遠就是這樣的熙雍和樂……人，又何須那樣辛苦的追求那“遂迷不復得路”的夢中桃花源？

行行重行行，觸目所及，都是活生生的山水畫幅，偉大的畫家，師法自然，但落在紙面上，用畫筆描繪渲染出來的烟雲山水，畢竟還是落下了勾勒皴染的痕跡了，又何如眼前這一幅沒有任何筆墨所能取代的自然山水呢？它舒展不盡，它變幻無窮，永遠觀賞不完。

而它對詩人的啟發，更是如活水的源頭，汨汨不絕了。不落一字言詮，就啟發了詩思詩境，彷彿只要信手拈來，便無不是詩。“詩中有畫，畫中有詩”，已是勝境，而大自然，却把詩與畫融會於無形。

有誰能再為造化之手所構成的自然山水潤色呢？畫家嗎？詩人嗎？不！是田野間的農夫呵！他們開墾了田地，他們改變了自然原始的風貌，却不曾破壞了自然的完美，甚至，大自然因著他們而更加的蓬勃美麗，而且，含蘊了生長蕃衍的無限生機。

不是嗎？就在洪炎柱杖駐足，歡喜贊嘆的這短短時間裡，空盪盪的田疇中

文：劉明儀
書：汪濟
圖：曾石南

四山直巖，野田，近是人烟，遠是村，
柳外疎鐘，靈隱寺，花邊流水，武
陵源，有逢，即畫元，非筆，所見，皆
詩本，不言，看插秧，栽欲忘返，杖藜
徙倚，玉黃昏
庚子春南窗試筆 汪濟

四山矗矗野田田，近是人烟遠是村，
柳外疎鐘靈隱寺，花邊流水武
陵源。有逢即畫元非筆，所見皆
詩本不言。看插秧栽欲忘返，杖藜
徙倚至黃昏。

，已栽植了行行排排青蔥嫩綠的秧苗，幼弱柔嫩的狹長葉片，在和風中歡欣的舒展搖曳，景觀頓改。這手段，又豈是詩人畫家所能及？畫家、詩人，所畫所寫，只能說是從大自然中裁剪出片羽零縑，而農夫，却給予自然新的生命。

然而，農夫却永遠不會自負的，他不會，也不敢和詩人、畫家並肩，他不知道，他實際上更高一等；他不是詩人、畫家，他本身就是詩，就是畫……

隱隱的鐘聲，打斷了洪炎思維，他把目光自栽秧的農夫身上收回，抬頭

觀看，才發現，夕陽已銜山，倦鳥正歸林，那遙遙傳來的，原來是西湖靈隱寺的晚鐘……

這一首七言律詩，是宋人洪炎的作品，洪炎，字玉父，南昌人，是北宋名家黃庭堅的外甥。他生平不詳，存詩也不多，但後人給予的評價却不低，認為他是能自“江西派”——他舅父詩風形成的詩派——脫胎，而能自我樹立的一位。這首詩，是他隨宋室南渡後的作品，可以看出一個詩人，對田園的認同和嚮往。■